

中国语文教育的症结

□ 叶雷

思维方式、思想感情以及文学趣味，课程里面溢出课程以外的内容，语文是最多的，所以语文课影响人的一辈子。

陈平原教授对中国的语文教育充满了忧思，从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一直到大学的语文教育，如中小学“压缩饼干式的教学”，大学校园“培养作家”或“以知识体系为核心”的文学教育。甚至是连带出对“今人读书如投资”的批评，对“大学语文”要作必修课的建议。问题的存在是显而易见并有共识的，但解决起来却很难也没有了共识。在笔者看来，应试教育和社会的功利化风气，仅仅是一个小原因，症结在于我们对“文学教育”或者“语文教育”的基础性认识并没有清晰，所以目前根本还没有进入科学化的阶段。即使按照陈平原教授的“药方”抓药，也未必能够真正治病。

“文学”，在西方，广义上是指用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的思维的一切作品，狭义上是指语言艺术的美学术语。20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口语和思维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

狭义定义，但只要和“教育”关联，历史的基因就会发酵，“文”是文章，“学”是学术，“文”强调文采和艺术，“学”强调载道，涵盖经、史、玄、术等。而且，文以载道，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陈平原教授虽然取广义之“文学”，定义为“一种知识，兼及经验、修养、技能和情怀”，但在具体的“说”之中，却又因需而取，时而狭义，时而广义。

陈平原教授说：“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政治课或通识课所能取代的。”并以欧美为例进行了论证。然而，这也正是中国语文教育与欧美语文教育的区别所在，欧美语文教育专注于培养学生“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从语言表达（包括口头和书面）、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阅读能力三个方面入手；而中国语文教育则过多地承担了政治课或通识课的功能，反而弱化了本质功能。欧美高校，“阅读与写作”是必修课，但“文学”就未必了；在中国，语文教育与文学

教育几乎等同，作为必修课达不成共识，也就正常不过了。

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相互关联，却不能等同。在具体的教育教学上，如果以文学教育的方式方法对待语文教育，达成“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的教学目标就很难；如果以语文教育的方式方法对待文学教育，自然也就消解了文学教育的生动、趣味和想象。中国语文教育的改革，要么向西方学习，在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的相对独立中走科学化之路，要么基于中国语文教育本身的中国特色，探索出中国语文教育的“中国道路”。因此，陈平原教授的《六说文学教育》，虽然读来收获颇多，但总觉得难以全解语文教育之忧和文学教育之渴，期待陈平原教授的七说、八说，或者是分而说之。

《六说文学教育》
陈平原 著
东方出版社

新书导读



《皮囊之下》
[荷] 米歇尔·法柏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本书探讨了人们如何赋予自我意义和逐渐崩坏的社会体系，引发了尖锐而敏感的思考。作者以文字卸除人类的外衣，使之回归狩猎时代的本性，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人性价值作出了新的诠释。



《九阙风华》
意千重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本想用死别来结束这悔恨的一生，却发现回到了噩梦开始之前。重获新生的傅明珠步步为营，最终，改写了己、家族和江山的命运。



《江山美人谋》
袖唐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英才辈出，仿佛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喷薄才智。作者引经据典，以描写一个女谋士的独特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辉煌灿烂的历史画卷。



当看一篇文章，或者一幅画，感动也好，逗乐也好，或者让人懂了一点道理，这才是有价值，把这些感动的内容集合成了《活着本来单纯》。在心情低谷时翻看，给人以温暖与悲悯；在事情顺境时闲读，又像一阵凉夜清风，不至昏头脑。丰子恺的作品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读这篇“渐”，你会有所悟。

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只有搭船乘车时长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的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故佛家能纳须弥于芥子。中国古诗人（白居易）说：“蜗牛角上争何？石火光中寄此身。”英国诗人（Blake）也说：“一粒沙里见世界，一朵花里见天国；手掌里盛住无限，一刹那便是永劫。”（丰子恺一九二五年作）

《活着本来单纯》
丰子恺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厚积落叶听雨声

□ 张敏

《厚积落叶听雨声》是美学大师朱光潜首部经典作品精编，收录《谈美》《谈修养》《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家喻户晓的篇目，更选编了《生命》《慈悲殿三号》《后门大街》等经典散文佳作。更特别精选了近60幅东西方艺术名作，精美，全彩装帧，解读大师毕生思想精华。

“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意境的诗更为生动、深刻。”

这是一则关于美学家朱光潜的轶事，在《看见》序言和《巨流河》中均有提及。学生到他家中，想要打扫庭院里的层层落叶。他拦住了，说：“我好不容易才积到这么厚，可以听到雨声。”

“厚积落叶听雨声”启示着一种便捷而珍贵的“生活美学”，那就是预先为“美”准备好播种、发芽、生长的“苗圃”。你的心境愈空灵，你也愈不觉得物界喧嚣。

真正的美极为柔弱，却不可征服。真在这个叫嚣扰攘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盆八宝饭，而是一贴清凉散。于此时此身此地，像草木虫鱼一样，顺着自然所给的本性生活。

谈美，也在谈人生。一谈到朱光潜的学问，大家自然不约而同地想到他的美学，美学研究伴随了他的一生，是他最感兴趣和下工夫最多的学科。他在讲艺术时必讲到人生，而在讲人生时又必讲到艺术。他说：“离开人生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

以美的态度面对生活，便抱有着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态度，不计较实用，没有意志和欲念地看待生活，专注于生活的情趣而不是利益的得失。当在自己的生活中迷失的时候要跳出自己的困境，以旁观者的态度客观地审视自己的处境。即使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做到，我们也可以在自已心中找到自己的平衡点。从心中开始做一个本真的人，找到我们自己人生与艺术的联系。

在这个叫嚣扰攘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盆八宝饭，而是一贴清凉散。经历过不美的岁月，置一个聆听的位置，听内心的声音，让自己醒来。真正的美极为柔弱，却不可征服。

《厚积落叶听雨声》
朱光潜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小菜呼朋三亩半 留诗一亩与梅花 丰子恺画

小菜呼朋三亩半 留诗一亩与梅花

跨越种族的社会良知

□ 胡艳丽

时，她谈到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环境隔膜、经济隔膜、政治隔膜，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化隔膜，进而再谈到南非这块“神奇的土地”之上，由于高高竖起的种族“屏障”，造成的一片土地上不同人种之间的心理隔膜及文化差异。种族歧视并不会因一块“政治屏风”的撤销，而迅速崩解，要想补足那些政治给黑人造成的短板，需要包括教育在内，社会公共文化及政治制度的诸多变革。

尖锐是因为她总能准确地找到一个刺痛人心的原点，令“种族歧视”这种政治和文化上的说词显形为可见、可感的具体场景。在《图书馆的上午：1975》一文中，作者谈到了在各色人种共用一个图书馆的和谐表相下，其实一个社会种族歧视的内核不仅没有得到减弱，实则还有所加强。

文学上的封锁压制了黑人作家代表一个广大的群体言说痛苦、不幸与希冀的机会，戈迪

默一面竭尽所能地去打捞那些被政治掩埋的黑人作家、作品，一面探询让黑人失声，被排挤在社会边缘的社会、历史、政治根源。她总能透过事物的表相，直达内里，揭示出涂抹着政治彩妆的各种社会活动内含的种族歧视的真相。

放眼文学发展的长河，那些在政治上逢迎、顾顺人性的所谓作品，其生命力不会超越一个时代，而真正忘记政治，超越自身种族、层级限制，表现社会真实生态，挖掘人性的作品，才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有持久的生命力。

身为一名白人，戈迪默主张的是白人与黑人彼此之间的双重接纳，彼此认识，共享一个世界，而不愿这个灾难频仍的世界再次陷入控制与反控制、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戈迪默是跨越种族的社会良知。

《在希望与历史之间》
[南非] 纳丁·戈迪默 著
漓江出版社

女性织就的艺术史

□ 林硕

这些画中女子到底是何人？罗姆尼的《爱玛·汉密尔顿》、克里姆特的《朱迪斯之一》、根特的《李·米勒》等，这些女性演绎了什么样的传奇？雷诺阿的《戏院包厢》、罗丹的《缩身的女子》等，这些女子身份特殊，为何能得到艺术的偏爱？

《维纳斯的诞生》创作于1485年，画作原型是当时佛罗伦萨的贵族女子西蒙内塔，这位妙龄女子充满了勇气，总是我行我素，可惜命不假年，23岁就病逝了。在经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波提切利决意让维纳斯重新天真，他对抗教会严厉禁忌裸体的戒令，让肉体还原到生命之初的自然，真实且纯粹。我们现在从画中看到的维纳斯，洋溢着永恒的青春之美，年轻女性特有的娇柔圆润，却又那样地纯洁无瑕。这是波提切利给他的女神的最好的追忆，这是精神美和肉体美的完美统一。

梵高的《悲痛》，画中的女子全身发皱、乳房干瘪，双手干瘪，蹲坐在一块低矮的石头上。她垂着头，倚着双臂，看不清她的面容。

我们也不忍看她。她似乎绝望到了顶点，遮住面容是她仅剩的尊严。她叫西恩，曾经是女裁缝，后来迫于生计做了妓女。梵高有过娶她，照顾她和她的女儿的念头，但她没有同意。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是寒冷的冬夜里的彼此慰藉。西恩愿意给梵高做模特，然而她总是遮住自己的脸。沉默的画像勾起我们追索的想法，打搅了她的安宁，我们心怀歉疚，但没有人会轻视她，因为梵高为她重塑了尊严。

这些女性独特的人生故事各有滋味，她们并非单独存在的特例，而是跨越时空，牵连蔓藤，仿佛一条条经纬分明的丝线，悄悄织就了整部艺术史。艺术的魅力可以来自于艺术品本身，不过，一旦了解了背后的故事，当我们重新凝视那些无与伦比的画作，那些时光不朽的雕塑，我们的心理会多出一些什么样的感触呢？

《艺术·背后的故事》
方秀云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丰子恺：活着本来单纯

□ 张敏 整理

跳到mi，即如朝为青年而夕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渐”维持的。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

人之所以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

“渐”的助力

巨富的纨绔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佣工，佣工住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有什么强烈的刺激。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罚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成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功夫！

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荫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以想象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书页上



糖瓜厚皮 丰子恺画

糖瓜厚皮

“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渐弱而渐渐加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书页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开放，真是痴态！倘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世界人类的末日临到了“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极微的方法来隐藏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

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农夫每天早晨抱了犍而跳过一

沟，到田里去工作，夕暮又抱了跳过沟回家。每日如此，未尝间断。过了一年，犍已渐大，渐重，差不多变成大牛，但农夫全不觉得，仍是抱了它跳沟。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这牛而跳沟了。造物的骗人，使人流连于其每日每时的生的欢喜而不觉其变迁与辛苦，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准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在增加其苦劳！

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是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这“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的无常！一息尚存，总觉得我仍是我，我没有变，还是流连着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

“渐”的本质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迫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有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座位于老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得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